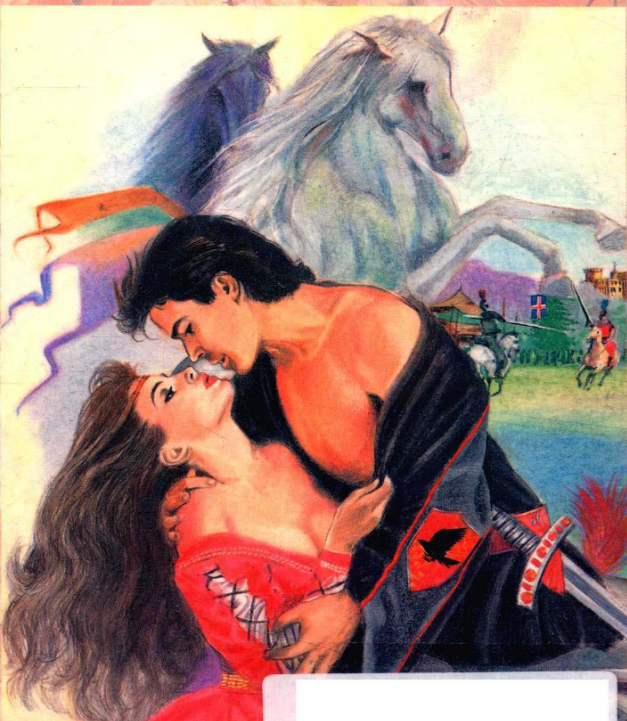


玫瑰騎士

維琴尼亞・荷莉◎原著

劉莎蘭◎譯



The Raven
by Virginia Henley

浪漫經典 77

林白出版社

A decorative floral border with symmetrical scrollwork and leaf patterns, framing the title text.

玫瑰騎士

The Raven And The Rose

原著者：Virginia Henley

維琴尼亞·荷莉

譯者：劉莎蘭

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

• 浪漫經典 77 •



玫瑰騎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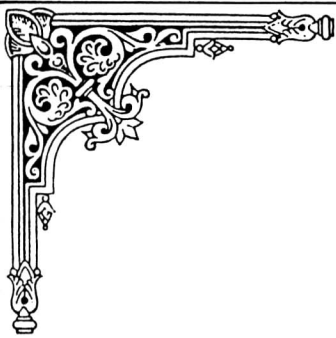
The Raven And The Rose

原著者：Virginia Henley

維琴尼亞·荷莉

譯者：劉莎蘭

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



原著書名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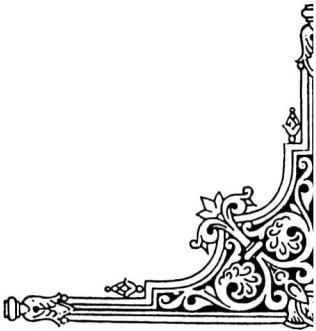
The Raven And The Rose

by Virginia Henley

**Copyright © 1987, by Virginia Henley
All Rights Reserved.**

**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ell Publishing,
a division of Bantam Doubleday Dell Publishing
Group, Inc.**

**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1993, by Lin Po
Publishing Company, Taiwan.
Sale Outside Taiwan Prohibited.**





浪漫經典之77

玫瑰騎士

The Raven And The Rose

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：

第一版・1988・3月 第三版1994・6月

第二版・1993・2月

原 著：Virginia Henley

譯 者：劉莎蘭

主 編：楊孟麟

執行編輯：林香杏

美術編輯：鄭傳旺 / 封面插圖：施凱文

校對：王曉鳳 / 周月桂 / 林香杏

發行人：林竺霞

發行所：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

地址：台北市龍江路71巷15號一樓

電話：(02)7765889-0・7754407

傳真：(02)7712568

劃撥帳號：0014980-9

發行字號：局版台業字883號

排版者：鴻霖電腦排版公司

地址：北市仁愛路4段122巷63號3樓

定價：新台幣180元

初版：八十二年二月

國際書碼：ISBN957-593-358-3

版權代理：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本社法律顧問：許文彬律師

倘有倒裝、缺頁、污損請寄回調換

Printed in Taiwan

她的黑髮如絲，肌膚潔白如玉，灰色的眸子閃著瑩瑩的紫色晶光。身為愛德華四世最鍾愛的女兒，蘿絲被許配給她父王最看重的戰士——斐歐文。他黝黑、英俊、強壯、氣勢逼人。而當他倆在臥室中，他強迫她履行他們婚姻的承諾後，她變得渴望起他醉人的碰觸。但是，她仍然發誓永遠不會愛他，即使她屈服在那黑色狂喜中……

歐文發誓不再被套入婚姻的桎梏中，但蘿絲的美卻像火鼓般地燃盡他的理智。他瘋狂地陷入愛河；但，同時一個邪惡的叛變陰謀正在展開，將他們一起捲入那黑色的漩渦。究竟，蘿絲會是他的死神，或是救贖……



「國王快來了！」蘿絲屏息地道，奔進卡德邑的大廳。興奮中，她完全沒注意到她母親口中的驚呼及她父親認命的嘆息聲。她姣好的臉龐上閃著興奮的紅暈，她父親看著她，感覺她細緻的美比她母親還出色千倍。

「陛下先派人傳來訊息：他一會兒後就會到這裏用餐。」她隻手撩起裙襬，飛奔要下樓去。

「蘿絲，妳去哪裏？」她母親銳聲問道。

蘿絲停下腳步。「去換衣服。我要騎馬出去迎接他。」

「妳不准！我知道我們已經一年沒見過他，但蘿絲，妳已經快十七歲，不再是孩子了。我不准妳騎著妳那匹瘋馬在鄉間跑來跑去！」

蘿絲挑釁地抬起下顎。「試著阻止我看看！」

「蘿絲，記住愛德華是英國國王，而妳的身分是個淑女。我禁止妳這麼做！」

蘿絲的身軀一僵。「禁止？我不以為然。」

「啊！如果妳在國王面前也能這麼高傲，那倒好。就怕妳還像個孩子一樣地和他撒嬌，

惹人討厭。」

她憤憤地瞪了母親一眼，繼續跑下樓梯，而後猛力甩上大門，力氣大得整個大廳幾乎爲之震動。

南卡德爵士對他女兒的行徑毫不爲忤，只淡淡地道：「我去看看國王大約帶了多少隨從來。」

喬娜目送著她丈夫離開大廳，納悶他心中想些什麼。隨即她拋開這個念頭，知道在國王到達前，要準備的事還多得很。

南卡德爵士並沒有直接去找國王的使者。他到花園，發現他女兒正憤怒地朝水塘中扔石頭。南卡德憐愛地微笑。蘿絲的黑髮如雲地披散到膝蓋處，即使她身上樸素的黃色洋裝亦掩不住那一身姣好的曲線。

「國王大概會把你當成討厭鬼，甜心。」

「哦，爸爸，爲什麼每次母親一和我講話，就會吵架？」

他微笑。「當你還小，聽你母親的話時，你們是一對最親密的母女。但現在你長大了，你開始反抗她的權威，她則害怕失去對你的控制權。你們是天生的對手。」

蘿絲的眼睛大睜，驚訝於父親的一語中的。那是對最美麗的灰眸，瞳孔中閃著蕩漾的光，任何男人都會沉醉其中。

有那麼一刻，他納悶自己在蘿絲的成長期間給予她那麼多自由是不是錯了？的確，她享

有和男性一樣充分的自由：騎馬、游泳、打獵，啊！甚至偶爾和他手下的武士玩骰子、說粗話。不，他不認為這樣放任她有何不對。但，或許喬娜說得對，該是訓練她成為淑女的時候了。

「何不出去騎一會兒馬，發洩妳的情緒？」他平靜地建議。「但記得別太晚回來，蘿絲，如果妳不能趕得及回來換衣服迎接陛下，妳的侍女會急壞了。」

蘿絲衝動地跳起來吻她父親的臉頰，而後撩起裙子，奔回馬廄去了。

卡德邑以良馬聞名。南卡德爵士一向擅長養馬，蘿絲更從小學會了她父親的本事，並似乎有青出於藍之勢。至少，那是她母親每日煩悶的淑女禮儀課程中唯一的解脫。蘿絲似乎對馬的育種有獨到的天賦，在父親認真採納她的建議後，卡德邑的馬匹素質在英國已無人能出其右。

喬娜對於這一點大為反對。這幾乎已成為蘿絲及她母親最主要的爭執。喬娜害怕那有損蘿絲精緻無瑕的美麗。想想看，一個女孩整天和馬廄小廝混在一起，談論種馬、交配等事！

蘿絲跨上她心愛的「宙斯」，對年輕小廝關心的言語：「小心騎，小姐。」和善地點點頭，策馬疾馳。風翻打著她黑色的長髮，樹林在她身側飛退，隨著胯下馬匹起伏的旋律，蘿絲的心亦跟著高漲。

國王就要來了！愛德華國王是她的教父，一向最寵愛她。在他到南方森林打獵時，一定

會到卡德邑來見他的舊友。儘管她父親力持君臣之禮，國王對他的老朋友卻一向不拘小節。半小時後蘿絲回家時，心情已經大爲好轉。西沉的太陽將天際染成一片金黃色。她抬起頭微笑。天空似乎亦在歡迎國王——被尊稱爲太陽王的愛德華四世——的到臨。

蘿絲哼著輕快的小曲，讓侍女爲她洗澡、梳髮。莉絲是個羞怯甜美的小女孩，並十分崇拜她的女主人。

蘿絲打算遵從母親的意願，在今夜表現得像個端莊的淑女。她和莉絲正嘗試從衣櫃中挑出合適的衣服，莫凱蒂手捧個大盒子，用她一貫的權威態度走了進來。嚴肅樸實的凱蒂是她母親最爲倚賴的左右手。她打開盒子，露出其中爲蘿絲新裁製的禮服。

「妳母親要妳穿這個。」

蘿絲強擠出個笑，抑下尖刻的反駁話。莉絲接過衣盒，凱蒂轉身要離開，又轉過頭來。「喬娜夫人還要我提醒妳不准在晚宴上提起育馬的事，以免國王及他的人把妳當成馬廄小廝。」

「該死的妳們兩個！」蘿絲的灰眸燃著被挑起的怒意。「爲什麼就沒有人挑剔我母親的愛好？她不是也不像個淑女一樣地整天閒坐、繡花嗎？母親就可以一直待在她的工作間裏設計珠寶，再將它們賣給出價最高的人！沒有人怪她像個商人，但談到我的馬匹時，就不一樣！」

「妳母親是個藝術家。」凱蒂以尊敬的語氣道。

蘿絲低下頭，深呼吸控制住怒氣。她以較平靜的聲音回答：「妳說得對，凱蒂，謝謝妳送衣服過來。」

嚴肅、高大的婦人懷疑地看著她，似乎想看出她又在計劃什麼陰謀。最後她不發一言地離去，在心中承認她的小主人體內有太多「邪惡」的因子，偶爾會冒出來作祟，所以蘿絲需要人嚴加管束。

等房門關緊後，蘿絲立刻氣沖沖地道：「去她們的！」走到床邊，厭惡地看著她的新衣服。上個星期試穿它時，蘿絲還特別喜歡那白色絲料貼著肌膚的感覺。

莉絲手撫著紅色天鵝絨外裳，讚賞地喃喃道：「好漂亮的衣服。紅白搭配得真出色。」蘿絲一揚頭。「我不穿它。」

莉絲驚道：「但妳必須穿，小姐。」

「啊，是的，母親大人的命令。」蘿絲頑固地噘嘴，以蜜一般的語氣吩咐莉絲將白色絲料內袍掛回衣櫥。她套上紅色天鵝絨外裳；及地的長袍裸露出潔白的雙臂及修長的頸項。

「妳不能穿這樣下去！」莉絲驚喘道。

「爲什麼不能？」蘿絲反問。

「它——它太暴露了。」

「母親命令我停止表現得像個小孩，因此今晚我就打扮成像個成熟女人的樣子。」她挑

了八對金手鐲，分別掛在左右上臂，腰間繫上一條純金腰帶，滿意地在穿衣鏡前打量自己。莉絲拿著面紗走過來，要給她戴上，蘿絲堅決地搖頭。

「我不要蓋住頭髮，替我把它梳服貼些。」她的視線落在母親爲她設計的一串項鍊上，拿起來掛上。紅寶石映著鮮紅色的禮服分外艷麗。「嗯，母親的確是個藝術家。」

莉絲低聲道：「我快昏倒了。」

蘿絲轉過身，親切地擁住女僕。「別擔心，莉絲，他們會處罰的是我，不是你。」

「但你穿得像個異教徒，小姐。」

蘿絲燦爛地一笑。「我想我或許真是個異教徒，莉絲。」

還未走進大廳，蘿絲已聽見國王開朗、和善的笑聲。她在長廊停步，看進愛德華國王閃亮的紅髮及高大出眾的身材。看見她到來，國王的人及她父親的武士自動讓開路讓她走向國王。沒有一個人不讚嘆她出眾奪目的美。

愛德華也瞧見她了。一如往常地，他高興地舉起她的手，但這一次，蘿絲特別端莊地朝國王行了個宮廷禮。

「我的小玫瑰，」國王執起她的手親吻。「妳愈來愈漂亮了。」（譯註：蘿絲在英文中意味著玫瑰。）

她綻開個美麗的笑容，表示謝意，轉身接過父親遞給她的酒，而後她眼睛一變，驚呼道

：「傑瑞！我不知道你回來了！」

「現在是傑瑞騎士了，」國王補充道。「妳弟弟在愛爾蘭時被封為騎士。」

傑瑞對國王一鞠躬。「陛下特別恩准我和他一道過來。」

蘿絲快樂地看向國王。「您帶給了我母親一項最好的禮物。」

傑瑞比蘿絲小一歲，但在愛爾蘭服役過克勞倫斯公爵一年後，他看起來倒比蘿絲年紀大。傑瑞遺傳了母親的黑髮及父親英俊的面容，足令任何女人為之心動。

愛德華朝蘿絲眨眨眼。「我特別給妳帶了項禮物，小丫頭。」

蘿絲興奮地看向國王及她父親，充滿期待地道：「馬匹？」

愛德華縱容地微笑。「純種的阿拉伯駿馬。我等不及看妳為牠育種了。」

宮廷樂手在這時候來到，而後是喬娜夫人——依舊美貌動人，高挺的胸脯完全看不出是生過兩個小孩、年過三十的婦人。和蘿絲一樣，她沒有戴面紗或小帽，黑色的頭髮高盤在頭頂，絲縷下垂到肩上。她穿了件淡藍色的內袍，配上深紫色天鵝絨外裳；腰間繫著自己設計的金環，項上的珠寶分外襯托出她的嬌媚。

喬娜沒有多注意她女兒，注意力全放在國王上面。蘿絲心中竊笑，知道等今晚過後，她母親可有得發作了。但現在，蘿絲心想，至少她可以充分享受這個夜晚。

大廳中擠滿了她父親的武士及國王帶來的人。食物開始送上來，蘿絲走向主餐桌，但她弟弟拍了拍她肩膀。蘿絲轉過身子，迎上一張英俊得異常的年輕臉孔。

「蘿絲，見見我最好的朋友，」她弟弟的聲音似乎自遠處傳來。「費布朗騎士。他和我在同一天被封綬爲騎士。」

站在她面前的男人大概與她同齡——或許比她大一歲。他長得真是英俊；蘿絲雙頰一紅，垂下眼瞼，但自眼角裏，她可以看見他以手搗心，行了個正式的宮廷禮。她聽見他的嘴唇動了動。「我的榮幸，女士。」但大廳裏嘈雜的笑聲使她覺得只聽見自己如雷的心跳。他有頭金黃色的頭髮及動人的笑容，看起來完全像她夢中的白馬王子。

她的腦海一片空白，幾乎想不出回答的話。「布朗騎士。」她終於擠出聲音道，隨即逃向國王及她父親安全的陪伴。

一整個晚上，她完全不知道自己吃進些什麼，或她身側的騎士和她說了些什麼。她敷衍地回答，視線一再掃向下首桌子她弟弟及那年輕騎士所坐之處。

瞧見僕人撤下食物及長桌，空出跳舞的場地時，蘿絲著實驚慌起來。萬一他邀她跳舞呢？或者，更糟的，他沒有邀她呢？她僵硬地坐在位子上，無法移動，直到她看見費布朗護送她母親離開大廳。一位國王和武士過來邀請她，突然間，她發覺她的身子放鬆了，並且平常的機智全回來了。

大廳中火炬即將燃盡，夜深沉，卡德邑終於回歸平靜，客人及僕人各自入睡。在她的臥室中，蘿絲遣退了莉絲，累極地上床，希望獨自品味今晚那名英俊騎士在她心頭所造成的震

撼。

但相反地，她母親的影像卻不斷侵入。躺在大床上，蘿絲幾番試圖逐退它，想像那名英俊的騎士，但它反而愈來愈強烈。蘿絲長嘆了一口氣，她的良心在困擾她。蘿絲知道她母親愛她，並且一切都為她設想，但今天下午，她首先是出言頂撞她，之後又故意用不端莊的服飾進一步侮辱她。蘿絲不安地在床上翻身，徒勞地嘗試入睡。

巧合地，這一刻，喬娜的心思亦在她女兒身上。在西廂一間溫暖的小室裏，她蜷縮在國王的膝上。室中火花融融，春意無邊。終於，她自國王胸前抬起頭，聽見他喃喃道：「她真正出落得非常美麗，喬娜。」

「那個丫頭被寵壞了，她知道自己的魅力。」她母親道。

「她怎麼可能不？每個看見她的男人沒有不張大嘴巴流出口水的。」

「她太過驕傲、自負了，」喬娜堅持。「而且她有副同樣頑固的脾氣。」

愛德華的唇彎成個淡淡的嘲弄。「遺傳自她父親及母親的個性。」

「是你們潘家的遺傳，可不是我的。」喬娜輕嘲。「艾德，答應我勸她不要騎那匹未馴的阿拉伯馬。」

他撫弄著她黑色的髮，手指撥弄著她的睡袍。

喬娜擋住他的手。「不，艾德，我知道我們相聚的時間非常短暫及寶貴，但我必須說清楚這件事。蘿絲許婚給斐歐文已經六年了，但他一直沒有來迎娶她。我個人對這樁婚姻非常